

Chinese Language Globalization Studies

汉语国际传播 研究



2014年第2辑
(总第7辑)

 商务印书馆

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主办

Sponsored and Edited by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中国知网(CNKI)全文收录

Collected by CNKI

Chinese Language Globalization Studies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2014年第2辑

(总第7辑)

主编 吴应辉 吴伟平

Chief Editor: Wu Yinghui Wu Weiping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2014年.第2辑:总第7辑/吴应辉,吴伟平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11400-4

I. ①汉… II. ①吴…②吴… III. ①汉语—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文集 IV. ①H19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6874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2014年第2辑

(总第7辑)

吴应辉 吴伟平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400-4

20 年 月第1版 开本

20 年 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编辑委员会

顾 问 陆俭明 赵金铭 李宇明 崔希亮

主 编 吴应辉 吴伟平

副主编 刘玉屏 央 青

编辑部主任 马秀丽 吴 峰

编 委 (按姓名汉语拼音排序)

白建华	曹秀玲	陈作宏	邓守信	冯凌宇	冯胜利
郭 熙	何文潮	江傲霜	靳洪刚	李朝辉	李 泉
李晓琪	刘 骏	刘乐宁	娄开阳	孟长勇	孟柱亿
陶红印	田 艳	王建勤	王觉非	翁燕珩	吴丽君
吴英成	吴勇毅	姚道中	俞志强	袁博平	曾立英
张 博	张和生	张西平	张晓慧	张 英	赵永红
周小兵	周质平	周洪波	朱永平		

执行编辑

谷 陵	李朝辉	刘文燕	刘玉屏	马秀丽(英文)
吴 峰	央 青			

目 录

让汉语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

——全球性语言特征探讨与汉语国际传播的远景目标·····	吴应辉	1
汉语教学中的语法与操练·····	冯胜利	13
华语二语教学中的“三裸”现象及“去裸”实践·····	吴伟平	26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动机研究述评·····	谭晓健	39
海外华语教材的文化“内化”·····	陈学超	48
浅谈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教材建设		
——兼评“商务馆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系列教材”·····	戴军明	53
在出国汉语教师培养、培训中应该增加语言文字规范化内容·····	张小克	60
中高级汉语学习者阅读动机与阅读水平相关性的初步研究·····	刘弘 杨晓霜	69
对外汉语教学听说读写课程顺序模式的实践性研究·····	邱睿	82
母语为西班牙语的初级汉语学生词语偏误分析·····	袁明军 张慧晶	94
对美国小学汉语教学社区资源整合与利用问题的思考		
——基于对美国 OHP 项目汉语实习教师的实地调查·····	贺怡然 田艳	102
保加利亚中小学汉语教学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高伟 央青	112
越南中文系学生中国文化需求分析		
——以胡志明师范大学为例·····	李朝辉 [越南]阮文日	122
越南学生使用汉语结果补语偏误分析·····	[越南]陈灵芝	133
后方法理论视野下泰国高校汉语教学法探讨		
——以泰国艺术大学教育学院为个案·····	[泰国]许美玲	144
泰国学生汉语虚词偏误分析与教学对策		
——以初级汉语水平本科生为例·····	[泰国]林文贤	152
泰国汉语高考试卷分析与思考·····	[泰国]潘俊财	163
泰国大学生汉字学习情况分析·····	[泰国]吴有进 曾立英	175
马来亚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探析·····		
····· [马来西亚]叶婷婷 刘慧芳 [马来西亚]叶俊杰		187
印尼三语学校华文教学考察探析·····	[印尼]陈友明	200
英文摘要·····		213

让汉语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

——全球性语言特征探讨与汉语国际传播的远景目标

吴应辉

提 要 本文探讨了“全球性语言”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并针对目前汉语国际传播尚无明确目标的状况,提出了汉语国际传播的远景目标——让汉语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文章提出了语言国际传播视角下的语言分类;讨论了“全球性语言”的五个基本特征以及成为全球性语言的必备条件;论证了汉语成为“全球性语言”的主要依据并得出汉语完全可能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的结论。

关键词 全球性语言;理论探讨;汉语国际传播;远景目标

一、引言

语言既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又是文化的载体,还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的语言多达五六千种,使用人口多寡悬殊,少则数百人,多则二十亿;各语言使用范围差异极大,有的仅限于本民族使用,有的多民族通用,有的一国一语,有的多国共通。只有极少数语言,如英语,可在全球许多国家、众多领域广泛使用,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语言。

作为中国人,我们自然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汉语能像英语一样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吗?我们有时会有这样一种憧憬,让中国人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使用汉语进行交流,就像今天能说英语的人一样,走遍世界而无语言障碍。让汉语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是 13 亿中国人

* 本文曾以“全球华人共同努力,推动华语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为题目,在 2014 全球华文教育论坛上报告,文中的“汉语”替换为“华语”并收入该会论文集。

【作者简介】吴应辉,男,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传播,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研究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等多项课题,发表多篇汉语国际传播研究论文。

和所有海外华人华侨的共同梦想。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们将十分自豪。基于中国国力发展预期、汉语人口状况、“走出去”国家战略,以及当前我国主导的汉语国际传播事业没有确立长远目标的现实,笔者提出,让汉语成为“全球性语言”应确立为汉语国际传播的远景目标。

国内外学术界涉足此课题的讨论才刚刚开始。李志凌(2012)阐述了全球性语言的基本形态,汉语成为“全球性语言”的主要途径等问题,认为一种语言同时具备“地域性语言”“领域性语言”和“具有普遍象征时代的标志性语言”三个充要条件^①,便可以视作一种全球性语言。在如何使汉语成为“全球性语言”方面,他提出了三条主要途径:“汉语纳入传播对象国的主要语言政策与设计范畴;汉语成为主要的区域性或领域性语言,或具备显要的时代人文特征;拥有顺畅有效的国际化传播通道。”吴应辉等(2012)对泰国汉语快速传播个案进行深入研究后,明确提出“汉语成为全球性语言完全可能”的结论^②。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讨论“全球性语言”的有关理论以及怎样才能使汉语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这一问题。

二、“全球性语言”在语言分类中的定位

(一)语言国际传播视野下的语言分类

语言分类是语言研究的手段,研究目的不同,分类视角和标准也会随之改变。传统的语言分类主要以研究语言本身为目的,因而,分类的视角和标准也往往根据语言要素的特点而确定。影响较大的谱系分类法、类型分类法、地域分类法等都对语言本体的分类,研究的目的是语言的内部结构和体系。功能分类法则主要从语言使用情况的视角对语言进行分类,研究的目的是语言外部的社会功能。

笔者认为,语言国际传播视野下的语言分类主要为研究语言在全球视野下的社会交流功能而服务,因而属于功能分类,可根据社会交流功能的不同层次将语言分为六类:

一是民族语言。民族语言是指一个民族的通用语言,一般说来一个民族使用一种语言,但也有一个民族使用两种以上民族语言或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而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或通用语言的情况。如裕固族就有东部裕固语、西部裕固语两种语言,而回族、满族都使用汉语。

二是族际通用语。族际通用语是指两个以上的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在多民族国家或地区较为常见。如汉语是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族际通用语;俄语是苏联各民族的族际通用语,今天

^① 李志凌原文是:A语言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地域性分布,是一种典型的“地域性语言”;A语言在特定领域内具有广泛而深刻的使用价值,是一种不可替代的“领域性语言”;A语言成为一种具有普遍象征时代的“标志性语言”。

^② 该结论在“泰国汉语快速传播模式及其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研究”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08BY018)的研究报告中提出。

中亚各国各民族仍然借助俄语进行相互沟通。

三是国家通用语。国家通用语是指在一个国家普遍通用的语言。国家通用语言包括国家法律规定的官方语言和没有取得官方语言地位但普遍通用的语言。“通用语言”这一概念强调一种语言在现实社会中的使用情况,而“官方语言”这一概念则强调一种语言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地位。如英语是美国的通用语,但由于受种族平等等观念的影响,并未取得法律规定的官方语言地位。国家通用语可以只有一种,也可以有多种。如新加坡有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四种官方语言;瑞士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语四种官方语言;比利时有法语、荷兰语和德语三种官方语言。

四是区域性语言。区域性语言是指全球视野下,某一地理区域内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通用的语言。如中东-北非地区的阿拉伯语,除巴西以外的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西非-中非地区的法语等。

五是国际性语言。国际性语言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中通用,或在众多国际组织、国际交往中经常使用的语言。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汉语、阿拉伯语以及德语、葡萄牙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乌尔都语、斯瓦希里语、豪萨语等都是国际性语言。区域性语言与国际性语言有交叉性,都表达几个不同国家共同使用的语言之意,但前者强调两个同一性,即既强调地域的同一性又强调语言的同一性,后者则强调语言的同一性而忽略地域的同一性。我们使用这两个术语时往往有所侧重,区域性语言强调地域,而国际性语言强调该语言的国际交流功能。区域性语言一定是国际性语言,但国际性语言不一定必须是区域性语言,如汉语主要在中国使用,在新加坡是官方语言之一,而且是联合国工作语言,因而其国际性语言地位毋庸置疑,但是中国与新加坡并未形成一个相互连接的共同区域,因此,汉语还不能算区域性语言。

六是全球性语言。全球性语言是指作为母语、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使用者人数众多,且在世界各地广泛分布,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媒体等领域广泛使用的语言。英语是世界语言史中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全球性语言。

上述分类具有层级性,第一层级为最低层级,第六层级为最高层级,任何一个高层级的功能往往包含其下几个层级的功能,反之则不具备包含关系。如第二层级的族际通用语就包含民族语言的功能;全球性语言不仅具有全球通用功能,同时还具有民族语言、族际语言、区域性语言和国际性语言的各种功能。如英语既具有全球通用语的功能,同时还具有作为一种英国主体民族的民族语言的功能,作为英国主体民族、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外来移民等的族际语言的功能;并且是包括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的北美地区的区域性语言;以及作为世界各国各领域重要交流语言的国际性语言的各种功能。

(二)全球性语言的基本特征

根据对“全球性语言”的界定以及对英语这一“全球性语言”的现状分析,笔者认为,全球性

语言至少应该具有五个基本特征：

第一,该语言的使用人口(以下简称“语言人口”)众多,至少达到全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作为外语使用的人口众多。这里所说的“语言人口”包括该语言的母语人口、作为第二语言和外语使用的人口。这里所说的“语言人口”众多,是否需要量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不进行量化,“众多”是一个含义十分宽泛的词语,百万、千万、几亿还是十亿、二十亿或更多?如果要进行量化,有何科学依据?显然,要找出一个确切的语言国际传播的“全球化”的“量”的界限十分困难。然而,英语已经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其相关特征可供参考。因此,笔者建议,以目前英语人口数目(含母语人口、作为第二语言和外语使用的人口)作为“全球性语言”的语言人口参照标准。据英国文化协会发布的信息,“英语作为第一语言使用的人数达 3.75 亿,作为第二语言使用的人数达 3.75 亿,作为外语使用的人数约 7.5 亿……”^①。这就是说,全球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和外语使用的人数约为 15 亿,2012 年全球人口为 63 亿,使用英语的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因此,建议将全球性语言的语言人口总量的下限确定为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

第二,某语言作为外语使用者人数众多是“全球性语言”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若将英语和汉语的全球传播状况做一个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汉语的语言人口总量比英语的语言人口总量少一些的事实并非决定英语是全球性语言而汉语不是的主要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语言人口中母语人口和外语人口的结构比例。汉语母语人口达 13 亿多,而英语的母语人口仅为 3.75 亿;但汉语作为外语的使用人口很少,据说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为 4 000 万(中国以外),而且还不能说都是汉语作为外语的使用者,而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的使用者却达到了 11 亿多^②。以上两组数据对比结果显而易见,要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该语言作为外语的使用者数量多是一个重要指标。我们甚至可以下结论,作为外语使用的人数众多是“全球性语言”的主要特征之一。如果以已经成为“全球性语言”的英语作为参照,某种语言要成为“全球性语言”,该语言作为外语使用人数至少应占全球总人数的 12% 左右^③。

第三,该语言使用者在全球分布广泛,将该语言作为母语、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的国家数量众多,基本达到全世界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一。不论是作为母语、第二语言,还是作为外语的使用者,不应该只集中在世界的某个局部,如目前的汉语;而应该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如今天的英语。我们将汉语和英语的使用国家数量进行对比后也发现,以作为母语或通用语言使用的国家数为参考指标,汉语和英语的差距巨大,汉语仅有中国和新加坡(“华语”为四种官方语言之一)两个国家,而将英语作为母语或官方语言使用的国家则达到 44 个(吴应辉,2011),再

① 英国文化协会网站(<http://www.britishcouncil.org/learning-faq-the-english-language.htm>): English is spoken as a first language by around 375 million and as a second language by around 375 million speakers in the world. Around 750 million people are believed to speak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② 根据英国文化协会网站公布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人数 3.75 亿和英语作为外语使用人数 7.5 亿相加而得。

③ 英语作为外语使用人数除以全球人口总数: $7.5 \text{ 亿} \div 63 \text{ 亿} = 11.90\%$ 。

加上英语作为通用语使用的国家,则讲英语的国家总数达到了73个^①,分布在世界六大洲。由此看来,作为母语、官方语言或通用语使用的国家数量众多是“全球性语言”的又一重要特征。讲英语的73个国家,也基本占到了全世界224个国家的三分之一,那么我们能不能参照英语的情况,把“全球性语言”作为母语、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国家数的下限设定为全世界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一呢?

第四,该语言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官方和民间各领域相互交流的重要语言,尤其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传媒等领域被普遍使用。如,重要的经贸文件由该语言写成;以该语言呈现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全球广泛传播;世界各国各级各类学校将该语言作为主要外语进行教学;该语言成为世界各国主要媒体的使用语言和信息载体,如成为网络、电视、广播、影视作品、时尚文化等使用的主要语言。

第五,该语言的母语国已无须投入大量经费进行该语言的国际推广,学习使用该语言已成为各国民众的需求和自觉行动。以目前的“全球性语言”英语为例,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母语国已无须投入大量经费向世界推广英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各国民众都在非常主动积极地学习英语,以至于母语国和输入国可以把英语教育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盈利产业,而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人数已经数倍于英语母语人数。

“国际性语言”与“全球性语言”两个概念存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区别。一种语言只需要在两个以上的国家通用,并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交往中使用,即可称为国际性语言。而只有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普遍使用,作为母语、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使用者达到全球人口四分之一以上,在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交往中经常使用的语言才称得上全球性语言。英语可称全球性语言,但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俄语等只能称国际性语言。汉语在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使用,也是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已经是国际性语言,但还不是全球性语言。

三、成为“全球性语言”的必备条件

(一)该语言所属的国家必须具有超级强大的实力

语言传播史上众多的语言兴衰案例,如拉丁语、古埃及语、梵语、亚拉姆语^②、希腊语等语

^① 维基百科,英语国家和地区列表, <http://zh.wikipedia.org>。

^② “亚拉姆语”英语为 Aramaic language,汉译名称还有阿拉姆语、阿拉米语、亚兰语、阿拉美语或阿辣米语,是闪米特语族(闪族)的一种语言,与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相近。亚拉姆语有3000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少数存活了上千年的古老语言之一。它是旧约圣经后期书写时所用的语言,并被认为是耶稣基督时代的犹太人的日常用语。一些学者更认为耶稣基督是以这种语言传道。现在,还有许多居住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亚美尼亚、瑞典、美国、西欧、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亚述人及部分亚拉姆人(即阿拉美亚人)后裔使用亚拉姆语(参见维基百科该词条)。

言的兴衰史告诉我们,语言传播的决定性因素不在语言本身而在语言之外的社会,如与语言相关的民族或国家的状况,语言态度、政策、标准、相应人口、地域分布、相关文化等。语言优美程度、科学程度、难易程度与语言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没有必然联系。语言传播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该语言所属民族或国家的强弱程度。少数学者对此已发表过精辟观点,李宇明(2004)指出,“语言的强弱与语言所属社团的强弱盛衰呈正相关关系”。张西平(2008)也指出,“国强语言强,国胜语言胜”。李志凌(2012)也提出,“语言的全球性不等于语言的优质性”。而且,从文化相对论的视角看,任何一种文化(包括语言)对于本民族来说都有其优越性,而从他者的视角来判断一种文化(包括语言)的优劣往往有失偏颇。任何一种语言要成为全球性语言,都必须有一个甚至多个使用该语言的超级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尤其是将该语言作为第一语言的国家。国家综合实力与语言的国际传播呈正相关关系。而在综合国力中,“国家硬实力是语言国际传播的决定性因素”(吴应辉,2011),而软实力只是辅助性因素。这是因为,硬实力是综合实力的基础,软实力附着于硬实力之上,没有硬实力,软实力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试想,在世界某个角落有一个非常不发达的小国,我们可以想象其语言能广泛传播吗?

(二)该语言具有巨大的国际传播需求

任何语言都具有国际传播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不一定都能变成现实性。国家实力决定该语言国际传播可能性的大小,现实需求则决定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进程的快慢,以及该语言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语言传播的“需求决定论”(吴应辉,2013)认为,语言都有价值,但不一定都有传播价值,有传播价值的语言不一定都有国际传播价值,因为有的语言只能在国内族际间传播;语言的国际传播价值由语言国际传播需求决定,有国际传播需求,则有国际传播价值,反之则无国际传播价值可言。因此,语言国际传播需求是语言国际传播的动力源泉,而这种需求可分为输入性传播需求和输出性传播需求;在语言国际传播过程中,这两种需求同时具备当是语言国际传播的最佳动力组合。任何一种语言要成为全球性语言,都必须以该语言具有巨大的国际传播需求为基础。全球强烈的英语学习需求经久不衰,而且呈现日益增强之势,展示了其强大的国际传播价值和作为全球性语言地位日益加强之势。

(三)积极的语言传播态度和措施

语言传播态度和措施是影响语言传播进程的又一重要因素。“语言传播态度可分为个体语言传播态度和群体语言传播态度……群体语言传播态度和措施往往对语言传播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这种群体语言传播态度和措施上升为国家态度和国家方略,它对语言传播将产生重大影响。一种具有国际传播价值的语言如果没有输出方和输入方对语言传播的积极态度,这种语言的国际传播将大打折扣。至少要有一方持积极的语言传播态度,这种语言的国际传播才有可能实现。”(吴应辉,2013)语言传播史上,积极的语言传播态度和措施推动语言快速走向世界的典型案例俯拾即是,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俄语、阿拉伯语、梵语等,而作为反

证的个案也不乏其例,有荷兰语、德语以及我们引以自豪的汉语,这些语言在历史上曾经有可能在本国之外较大范围传播,但这三种语言所属国家当时的政府却没有非常积极的语言传播态度和措施,因而三种语言在海外并没有达到应有的传播效果。下面举两个例子说明积极的语言传播态度和措施对语言国际传播产生的积极影响。

新加坡华人占75%以上,但1965年独立后,1967年时任总理李光耀制定政策,确定英语为主的多元语言政策,与英语相关的主要内容包括:“四种官方语言并存;英语(文)作为工作语言(working language),具有国语的实际地位;教育上实行双语政策,各民族学生均须学习英语为共同语。”(詹伯慧,2001)这一政策对英语在新加坡的快速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项政策使一个原本以华人居多、主要讲华语的国家逐渐变成了一个名义上四语平等、实际上英语行国语之实的国家。新加坡这种积极推行英语的态度和政策,对英语在新加坡的传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个例子是英语在中国的传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的外语教学出现“一边倒”的现象,主要学习俄语。但在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后,中国对英语的态度和措施发生了彻底改变,成为世界上推动英语教学最积极的国家之一。中国教育部积极引导开展英语教学,通过几个文件强化了英语在高等院校和中小学的地位。1979年下发了教育部关于印发《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的通知(教育部,1979),通知中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外语教学的总体要求:千方百计地提高外语教育质量,切实抓好中、小学外语教育这个基础,在办好高等学校专业外语教育和公共外语教育的同时,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业余外语教育,努力使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和其他专业人员掌握外语工具,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该“意见”还明确了必须做好的八个方面的工作^①,并指出“当前主要的任务还是大力发展英语教育”,这个“意见”对后来中国外语教学,尤其是英语教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82年7月30日教育部又发出《关于加强中学外语教育的意见》的通知,提出“中学外语是一门重要的工具课,也是整个外语教育的基础,中学又是学习外语的重要阶段。要提高外语教育质量,必须从中学抓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提高对中学外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加强领导,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明确中学外语教育的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扎扎实实地提高质量”。该《意见》明确“中学语种设置,从全国范围来说,以英语为主”,该文件对推动中国中学外语教学发挥了重要作用。1992年,教育部下发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首次规定,有条件的小学可增设外语,初中阶段开设外语课。2001年教育部下发的《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将外语课正式列入小学课程,并明确小学开设英语课的起始年级一

^① (一)必须加强中小学外语教育。(二)要大力办好高等学校公共外语教育和各种形式的业余外语教育,培养既懂专业又掌握外语的科技人才。(三)集中精力办好一批重点外语院系,使之成为培养水平较高的外事翻译、高校专业外语师资和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人才的基地。(四)语种布局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五)大力抓好外语师资队伍的培养和提高。(六)编选出版一批相对稳定的大、中、小学外语教材。(七)加强外语教学法和语言科学的研究。(八)尽快把外语电化教学搞上去。

一般为三年级。在上述规定的实施过程中,英语在中国社会各界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如中国的中小学基本全部选择英语作为其主要或唯一的外语必修课;在高等学校升学考试中,英语和语文、数学科目具有同等地位;中国在全日制普通大学推行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学生成绩与获取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挂钩,如许多学校规定通过大学英语四级才能获得学士学位,通过大学英语六级才能获得硕士学位;英语专业也推出全国英语专业四级和八级考试,学生成绩也往往与学位证和毕业证挂钩;各类专业技术职称评定要求必须具有专业职称外语考试合格证;学生取得的英语证书或托福、雅思成绩也往往是求职中衡量求职者综合素质的重要参考指标。总之,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对英语的积极态度和有关措施推动了英语在中国的快速传播,以至于有人估计,中国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比英语母语人口还要多。英语语言学界的一些学者甚至提出新观点,认为“中国英语”已经成为英语大家庭中的一种国别变体。由此可见,中国改革开放后对英语在中国传播的非常积极的态度和措施起到了推动英语在中国快速传播的效果。

四、汉语完全可能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

汉语是否能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既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直接关乎汉语国际传播中长期战略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汉语完全可能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

(一)中国完全可能具有使汉语成为“全球性语言”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中国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势头良好,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可望在2020年后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科技、军事等硬实力也将随之提升。如果中国未来不发生大的动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全球超级强大和对人类发展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这是汉语成为全球性语言的决定性因素。此外,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不断创新发展的中国新兴文化,也将形成推动汉语走向世界的软实力。

(二)汉语母语人口众多是汉语成为全球性语言的有利因素

目前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口总数约13亿,此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为数不少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华人华侨。这是目前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相比的。母语及第一语言人口的多少虽不是语言国际传播的决定因素,但也是重要的辅助因素。试想,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将有越来越多的汉语为母语或第一语言的人走向世界。一个很少的百分比乘以如此大的基数都将成为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如果世界不排斥中国的移民,汉语的母语者或第一语言者大量移民海外将促进汉语快速向世界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母语或第一语言人口众多是汉语国际传播的有利因素。

(三) 中国积极的汉语国际传播态度和措施将助推汉语快速走向世界

汉语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已经成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国际传播事业在中国已经做到了“四有”，即有组织机构、有政策支持、有经费保障、有完善体系。汉语在全球的传播体系已初步建立，已经形成上有国家领导大力支持、下有普通民众积极参与、国内国外密切合作、骨干项目引领示范、多种形式百花齐放的良好发展势头。中国作为汉语母语国正积极推进汉语国际传播事业，而世界许多国家如泰国、韩国、美国、法国、肯尼亚等都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和政策措施支持本国的汉语和中华文化教学。

(四) 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案例展示了华语成为全球性语言的美好前景

在新加坡，华语被确定为四种官方语言之一，尽管近年来新加坡华语地位有所下降，但华语在新加坡日常生活中通行度仍然较高。根据新加坡有关教育政策，华裔学生在小学和中学都必须学习华语；在马来西亚，华人社区普遍通行华语，且华文教学完整地存在于华人举办的从幼儿园到大专的各级教育体系中。且在公立中小学及大学，华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日益受到重视。在泰国，汉语快速传播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汉语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的美好前景。汉语在泰国的快速传播大约始于 2003 年^①，“短短十年间，汉语快速进入泰国各类教育体系中，包括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甚至学前教育。开设汉语课的学校连年大幅度增长，一个只有 6 500 万人口的国家，2014 年有 3 000 多所学校开设了汉语课程，100 多万人在学习汉语”^②，学习汉语人数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 1.54%，近年来学习汉语人数年均递增近 10 万人，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持续。参与汉语水平考试人数累计已达 56 万人次^③。从 2003 年至 2014 年，应泰国教育部邀请，国家汉办共向泰国派遣了 13 批、累计 5 769 名汉语教师志愿者，但仍然不能满足泰国汉语教学迅速发展的需要。2014 年国家汉办派到泰国的汉语教师志愿者的人数达到了 1 500 多人，开设汉语课程的各类学校达到了 3 000 多所。

“目前泰国各界都热情支持汉语教学，把汉语在泰国的快速传播现象置于汉语国际传播的全球视野中考察，我们会发现泰国汉语传播速度之快，发展状况之好，完全出乎人们意料，可谓汉语国际传播事业中的一个奇迹……许多中小學生都能讲一些汉语，甚至幼儿园三四岁的孩子也能用简单汉语跟中国的来访者打招呼，使我们对汉语在泰国的传播效果深感振奋。汉语从中国走进泰国，并在泰国快速传播，堪称当今汉语走向世界的一面旗帜，向我们展示了汉语成为泰国流行语言的美好前景，增强了我们努力推动汉语走向世界，使汉语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的信心。汉语在泰国的快速传播不过 10 年，在普通民众中就如此流行，试想，如果这种趋势

① 主要标志是 2003 年泰国从中国引进了 21 位汉语教师志愿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泰国汉语教学需求出现明显增长。

② 杨讴、王天乐(2014)中文给泰国大学生插上梦想的翅膀，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614/c1002-25147718.html>。

③ 汉办驻泰国代表处 2011 年 2 月提供数据。

持续 30 年、50 年、100 年……,如果汉语在世界各国的传播都像泰国一样,汉语总有一天会像今天的英语一样成为一门流行的国际通用语言。”(吴应辉等,2012)

(五)汉语成为全球性语言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语言的盛衰兴亡必然遵循文化盛衰兴亡的基本规律。任何一种文化的兴起与衰亡都有一定的惯性,既不会瞬间兴起也不会瞬间消失,都要经历一个渐变的历史过程。世界语言传播史告诉我们,拉丁语从大约公元前 2 世纪形成到传遍罗马帝国所辖的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再到公元 8 世纪口语逐渐消亡,经历了约 1 000 年的时间;阿拉伯语大约从公元 7 世纪开始在西亚和北非地区传播,直到 13 世纪,大概经历了 600 多年的时间才使其成为该地区各国的母语(刘开古,1988);西班牙语从 16 世纪开始至今传遍了除巴西以外的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赤道几内亚和西撒哈拉,历时 400 多年;英语从 17 世纪至今不断向世界各地传播,从一种岛国语言变成了一种举世公认的全球性语言,也经历了 400 多年的时间。由此看来,让汉语成为全球性语言不是朝夕之功,需要长期不懈努力。当然,由于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今天和未来的语言传播速度肯定会比过去快得多,因此,让汉语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的进程可能比历史上绝大多数语言的国际化进程要快得多,但也至少需要若干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

(六)让汉语成为全球性语言需要做好的主要工作

第一,基于“国家硬实力是语言国际传播的决定性因素”的逻辑判断,中国必须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筑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并以此为依托,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使中国的科技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第二,中国要大力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使中国教育具有卓越的质量信誉和品牌形象,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和最具文化吸引力的国家。大批从中国学成回国的学生将会发挥种子作用,把汉语和中华文化传播到自己的国家。第三,移民是语言国际传播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要鼓励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以对外投资为龙头带动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从而带动汉语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因此,我们应该制定更宽松、便利的出国政策,为中国公民出国创造更好的政策条件。第四,要努力维护中国的统一以及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罗马帝国的崩溃和分裂,导致新兴国家的诞生,而新兴国家的发展又导致拉丁语各分支的相互隔离发展,最终导致统一的拉丁语的消亡和拉丁语系诸语言的形成。鉴于罗马帝国崩溃及拉丁语消亡的教训,我们应该努力维护中国的国家统一,维护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各民族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以便汉语国际传播内容规范有序。

五、余论

本文的研究只是关于全球性语言理论问题和汉语成为全球性语言可能性的初步探讨,笔者认为下列课题非常值得跟踪并深化研究,有关理论假设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时间验证。

(一)全球性语言非母语形式与他国母语的共存性课题

全球性语言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可能以母语、第二语言、外语甚至混合语等形式存在。因此,研究全球性语言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原有语言,即他国母语的关系是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兼有的重要选题。笔者认为,全球性语言的非母语形式,即作为第二语言、外语甚至混合语等形式,对输入国家或地区原有母语的存在不构成威胁,完全可以和谐共存。正如全球 11 亿以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和外语的英语人口一样,他们可以在需要时使用英语,但不会影响其母语的的地位,因此,笔者提出一个“全球性语言非母语形式与他国母语具有共存性”的理论假设,希望在未来进一步研究验证。

(二)全球性语言的非唯一性、“潜在全球性语言”与“既成全球性语言”的竞争性与相容性课题

英语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全球性语言,那么是否还会出现并存的其他全球性语言呢?由此带来的理论问题是,全球性语言是唯一的还是非唯一的?笔者认为,全球性语言的非唯一性命题成立,即世界上除英语之外,还有可能出现其他全球性语言,正如一些国家多语通用一样,相互之间虽有竞争,但可以和谐并存。“潜在全球性语言”与“既成全球性语言”之间如何相互影响?是相互竞争还是相容共生?笔者认为,“潜在全球性语言”与“既成全球性语言”之间肯定存在竞争关系,“既成全球性语言”已抢得先机,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潜在全球性语言”的障碍。然而,两者之间的竞争不是两种语言本身的竞争,而是两种语言背后语言所属国家实力之间的竞争,语言背后的国家实力对比将决定语言的地位高低。“潜在全球性语言”可能上升为全球性语言,而后者亦可能下降为前者,但当双方背后的国家实力旗鼓相当时,全球性语言的非唯一性现象,即两种及两种以上全球性语言同时并存的现象可能出现。这些假设也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并需要在未来的语言传播进程中检验。

(三)汉语国际传播事业从业者在汉语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定位

从大的趋势上看,汉语的全球化进程由中国的实力决定而非汉语国际传播事业从业者可以左右。因此,汉语国际传播从业者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汉语的全球化进程,只能努力为汉语的全球化进程提供力所能及的专业服务。汉语国际传播事业的从业者

既要高瞻远瞩、坚定信心,顺势而谋,又不能过分高估自己的力量,要摆正位置,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守土有责,扎扎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以满足汉语国际传播事业日益增长的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和组织保障需求。

汉语成为全球性语言梦想虽然美好,但需要若干代人的持续努力方能实现。我们不能急功近利,必须着眼长远。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汉语成为全球性语言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参考文献

- 教育部(1979)教育部关于印发《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的通知,(79)教高一字 027 号。
- 教育部(1982)关于加强中学外语教育的意见,《人民教育》第 10 期。
- 教育部(1992)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课程·教材·教法》第 10 期。
- 教育部(2002)义务教育课程实验方案,《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第 1 期。
- 李宇明(2004)强国的语言与语言强国,《光明日报》2004 年 7 月 28 日。
- 李志凌(2012)泰国汉语快速传播对汉语成为全球性语言的启示,《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第 1 辑。
- 刘开古(1988)中世纪阿拉伯语在西亚、北非的传播,《阿拉伯世界》第 2 期。
- 吴应辉(2011)硬实力是语言国际传播的决定性因素——联合国五种工作语言的国际化历程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第 1 辑。
- 吴应辉(2013)《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吴应辉等(2012)泰国汉语传播模式值得世界借鉴——泰国汉语快速传播模式及其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第 1 辑。
- 詹伯慧(2001)新加坡的语言政策与华文教育,《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第 3 期。
- 张西平(2008)在世界范围内书写中国学术与文化,《世界主要国家语言推广政策概览·序二》,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